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
五十七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近清水江边时,我就听到了这句歌,那么悠扬,那么忧伤,带着倾诉的感情。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来自异乡的知识青年,参加修建湘黔铁路建设。是知青岁月的坎坷和艰难吧,是筑路工地的劳动分外艰辛吧,望着从连绵无尽的黔东南山岭中流过来的这一江碧水,轻拂着江面上拂来的带着丝丝细雨的风儿,我一下子记住了善于歌唱的侗族老乡唱出的这句歌。记得正是在这时,我趁着居住在苗山侗水之间,贪婪地带着点饥渴地接触着苗族、侗家的老乡们,留神他们的服饰,围着火塘听着他们摆古,讲述自己民族从古至今的历史,当然也同小伙伴姑娘们一起听着他们的飞歌、侗族的大歌,饶有趣味地观赏苗家的本楼、美人靠、侗族的风雨桥、鼓楼。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酝酿了我这一辈子的第一本小说《高高的苗岭》。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
四十七年前,为把《高高的苗岭》改编为电影,我两次陪着剧组顺江而下,走近了清水江。又一次听到了这首歌,那些年里,江面上还有木筏,有放木的工人,还有捕鱼捉虾的农民。我担当着半个主人、半个客人的角色。客人么,我仍是苗寨侗村上的客,想进一步更细地了解他们。主人么,我得负责给来自北京的主创人员讲述清水江畔少数民族的风情俚俗,让他们在电影创作中从导演、摄影、美工、服装、道具方面了解和熟悉清水江畔的土

脑子里涌现出“首席大脑门”这几个字时,不由自主会心一笑,这是恋爱时爱人的馈赠。爱人说,初次相见我整个人最抢眼夺目的,就是这个亮闪闪的大脑门,很少看到女孩子有这么亮堂堂光洁宽阔的大脑门,他觉得好滑稽好特别好可爱,于是在恋爱后他封我为“首席大脑门”,我傻呵呵地应承了。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我,只要是

从爱人嘴里喊出,叫啥都开心幸福。时隔30年,一时兴起,搜下首席的确切定义,度娘告诉我“首席即尊贵的意思”,突然好得意,原来我的大脑门还是“尊贵的”,只可惜这种得意的感觉晚来了30年。从小到老,一直为我的大脑门苦恼着,无论是前额的开阔度还是其表皮面积,都是首屈一指,五指并拢横放额前,依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挨不着头发,下够不到眉毛。别的女孩子可以规规矩矩留个刘海儿遮住额头,可我做不到,额头太大太宽,稀疏的黄毛怎么摆布也白搭,就像感情不好的三级秧苗,再怎么盖,依然只占据大额头的“局部地区”,而同伴们,几缕头发都能遮挡。夏天脑门儿仿佛专吸紫外线般又黑又亮,戴个遮阳草帽,不多时脑门上就会现出压痕,很不体面很难为情。

相当的一个时期内,我为自己这个扎眼的部位感到无比苦恼,认为这是我人生巨大的缺陷。到部队后,戴帽子成为我比较痛苦的事情。由于脑门长得不够规范,帽子怎么都戴不出女兵的风采来,不管是无檐软帽还是大檐帽,无论是贝雷帽还是卷檐帽,无论是解放军的苏式还是武警的欧式,统统令我苦恼,突兀的额头压上帽子依然高挺饱满,没有任何缝隙显得很协调,觉得帽子好可怜,我也好可怜。

报址编辑老师约稿并要求提供照片,我挑了张最能避免脑门缺陷的,笔会上编辑老师一眼就从人群里认出我来,他说:“一看这大脑门,就知道是聂虹影。”那是一位戴老花镜的编辑,我一下子

跟他挑明说吧。于是我走到他前面说,你是不是很紧张?他点了点头,似乎紧张到连说“是”也不能说。我就把音量提高一点说,“看不出呀,你不但教案设计得那么好,而且还有那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你紧张,不是怕课上不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收获,也怕影响我们学校声誉吗?这不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真不错哦,我当初实习的时候,课备得很烂,也敢公开上课,跟你一比,实在是太没社会责任感,太皮糙肉厚了。”

我这么一说,他居然呵呵笑出了声,脸上的红晕,似乎已经很难分清到底是紧张还是欢快了。后来,他比较顺利地完课,跟我说,紧张虽然还有一点,但一想到我幽默的玩笑话,视紧张为社会责任的体现,

的,清水江恢复了她那美得诱人的模样,而江畔的一座座苗寨侗村,不仅仅保留住了它们原有的民族特色,还增辟了茶山,使得原来的青山绿水,变得愈加郁郁葱葱,泉水潺潺。正如他们在歌声里唱的:村村寨寨、唱起歌、跳起舞,山笑水笑人也笑。这里变得如欧美来的旅游人士和地理专家们说的:这里是地球人必到的50个美丽家园之一。

今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了清水江畔,江水澄碧如洗,沿着江边公路,从黎平那头过来,直驱台江,又从台江来到凯里的下司码头,不仅由衷地感觉到清水江更美了,苗乡侗村更美了,古镇也更美更有韵味了。在施洞口巴拉河与清水江的交汇处,我不由得停下脚步,久久地伫立在江边,无限的感慨一阵一阵涌上来,正是三月,五颜六色的山花盛开得繁艳艳的,把清水江巴拉河的两岸,染得美不胜收。有风吹来,风声里传来清朗朗的如同天籁般的歌声: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
二十几年前、十几年前,我一次一次地穿行于秀山丽水的黔东南山野,亲历了从盘山公路到县县通高速的喜悦。正如原省委领导给我说

有人揭短的羞愧。换装后穿着礼服照了照片拿回家,爸爸说:“如果弄点刘海儿遮住额头就好了。”我好沮丧啊,你把我生成大脑门还嫌弃我。

有了这个不可逆转的缺陷,觉得是谈情说爱跨越不了的坎,直到遇见爱人,眼光独到让我受宠若惊。为了消除我的自卑感,他寻找脑门大的优势,从他的引经据典中我知道,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脑”是几乎所有物种都有的器官,是生物的控制中心,人类之所以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物种,是因为演化出脑中最优秀的部分——大脑皮层,它的位置就在前额,也就是“脑门”。爱人总结说“器质决定功能”,所以大脑门都是聪明人才有的,没想到我的苦恼竟然是他眼中的宝,尽管知道其中

安慰的成分更多——智商和脑门挂钩实在牵强,但有人不嫌弃,还是让我释怀不少,不再那么介意。可是,当有人称赞说“大脑门”都聪明时,我依然会羞愧地低下头来,自己一切切实是个例外。当有人说“大脑门”天庭饱满是福相时,我羞愧的额头垂得更低。一直都在奔波劳碌,何来福气?怀孕时一直忐忑不安,生怕再生出来大脑门,还好,儿子更多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脑门正常,我如释重负。

时光流逝,转眼已是知天命之年,发际线后移,脑门更大了。我对自己的额头实行了全方位“开放”政策而不再想如何遮掩。顺其自然地长吧,长到足够老时,发际线也没了,再拄根拐杖,扮演长寿老人就不用化妆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

清水江啊巴拉河

叶辛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
三十七年前,我又和纪录片《多彩的贵州》剧本创作组一行7人,沿着清水江走了个遍,在台江县施洞古镇上区政府的木头客房里,连续住了几个晚上。施洞可以说是挨着江畔的一座全是以木头房子为主建起的苗乡侗寨里的小城,我们不仅在白天里饱览了清水江的秀美景色,每天夜里,还枕着清水江和巴拉河的轻吟低唱,进入了梦乡,和清水江、巴拉河更添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也是在这一趟沿江的创作实践中,我们看见了从化工厂淌出的白花花的污水,污染了清水江好几十里江面。回到省城,我们把这一情形向省里的主要领导作了反映。他对我说,这个情况我了解,但是化工厂有一万多职工,不能一道命令下去让他们关、停、并、转,解决具体问题需要时间。并且说,相信我们会把清水江的洁净还给黔东南的……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
四十七年前,为把《高高的苗岭》改编为电影,我两次陪着剧组顺江而下,走近了清水江。又一次听到了这首歌,那些年里,江面上还有木筏,有放木的工人,还有捕鱼捉虾的农民。我担当着半个主人、半个客人的角色。客人么,我仍是苗寨侗村上的客,想进一步更细地了解他们。主人么,我得负责给来自北京的主创人员讲述清水江畔少数民族的风情俚俗,让他们在电影创作中从导演、摄影、美工、服装、道具方面了解和熟悉清水江畔的土

脑子里涌现出“首席大脑门”这几个字时,不由自主会心一笑,这是恋爱时爱人的馈赠。爱人说,初次相见我整个人最抢眼夺目的,就是这个亮闪闪的大脑门,很少看到女孩子有这么亮堂堂光洁宽阔的大脑门,他觉得好滑稽好特别好可爱,于是在恋爱后他封我为“首席大脑门”,我傻呵呵地应承了。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我,只要是

从爱人嘴里喊出,叫啥都开心幸福。时隔30年,一时兴起,搜下首席的确切定义,度娘告诉我“首席即尊贵的意思”,突然好得意,原来我的大脑门还是“尊贵的”,只可惜这种得意的感觉晚来了30年。从小到老,一直为我的大脑门苦恼着,无论是前额的开阔度还是其表皮面积,都是首屈一指,五指并拢横放额前,依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挨不着头发,下够不到眉毛。别的女孩子可以规规矩矩留个刘海儿遮住额头,可我做不到,额头太大太宽,稀疏的黄毛怎么摆布也白搭,就像感情不好的三级秧苗,再怎么盖,依然只占据大额头的“局部地区”,而同伴们,几缕头发都能遮挡。夏天脑门儿仿佛专吸紫外线般又黑又亮,戴个遮阳草帽,不多时脑门上就会现出压痕,很不体面很难为情。

相当的一个时期内,我为自己这个扎眼的部位感到无比苦恼,认为这是我人生巨大的缺陷。到部队后,戴帽子成为我比较痛苦的事情。由于脑门长得不够规范,帽子怎么都戴不出女兵的风采来,不管是无檐软帽还是大檐帽,无论是贝雷帽还是卷檐帽,无论是解放军的苏式还是武警的欧式,统统令我苦恼,突兀的额头压上帽子依然高挺饱满,没有任何缝隙显得很协调,觉得帽子好可怜,我也好可怜。

报址编辑老师约稿并要求提供照片,我挑了张最能避免脑门缺陷的,笔会上编辑老师一眼就从人群里认出我来,他说:“一看这大脑门,就知道是聂虹影。”那是一位戴老花镜的编辑,我一下子

跟他挑明说吧。于是我走到他前面说,你是不是很紧张?他点了点头,似乎紧张到连说“是”也不能说。我就把音量提高一点说,“看不出呀,你不但教案设计得那么好,而且还有那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你紧张,不是怕课上不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收获,也怕影响我们学校声誉吗?这不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吗?真不错哦,我当初实习的时候,课备得很烂,也敢公开上课,跟你一比,实在是太没社会责任感,太皮糙肉厚了。”

我这么一说,他居然呵呵笑出了声,脸上的红晕,似乎已经很难分清到底是紧张还是欢快了。后来,他比较顺利地完课,跟我说,紧张虽然还有一点,但一想到我幽默的玩笑话,视紧张为社会责任的体现,

的,清水江恢复了她那美得诱人的模样,而江畔的一座座苗寨侗村,不仅仅保留住了它们原有的民族特色,还增辟了茶山,使得原来的青山绿水,变得愈加郁郁葱葱,泉水潺潺。正如他们在歌声里唱的:村村寨寨、唱起歌、跳起舞,山笑水笑人也笑。这里变得如欧美来的旅游人士和地理专家们说的:这里是地球人必到的50个美丽家园之一。

今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了清水江畔,江水澄碧如洗,沿着江边公路,从黎平那头过来,直驱台江,又从台江来到凯里的下司码头,不仅由衷地感觉到清水江更美了,苗乡侗村更美了,古镇也更美更有韵味了。在施洞口巴拉河与清水江的交汇处,我不由得停下脚步,久久地伫立在江边,无限的感慨一阵一阵涌上来,正是三月,五颜六色的山花盛开得繁艳艳的,把清水江巴拉河的两岸,染得美不胜收。有风吹来,风声里传来清朗朗的如同天籁般的歌声: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
二十几年前、十几年前,我一次一次地穿行于秀山丽水的黔东南山野,亲历了从盘山公路到县县通高速的喜悦。正如原省委领导给我说

有人揭短的羞愧。换装后穿着礼服照了照片拿回家,爸爸说:“如果弄点刘海儿遮住额头就好了。”我好沮丧啊,你把我生成大脑门还嫌弃我。

有了这个不可逆转的缺陷,觉得是谈情说爱跨越不了的坎,直到遇见爱人,眼光独到让我受宠若惊。为了消除我的自卑感,他寻找脑门大的优势,从他的引经据典中我知道,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脑”是几乎所有物种都有的器官,是生物的控制中心,人类之所以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物种,是因为演化出脑中最优秀的部分——大脑皮层,它的位置就在前额,也就是“脑门”。爱人总结说“器质决定功能”,所以大脑门都是聪明人才有的,没想到我的苦恼竟然是他眼中的宝,尽管知道其中

安慰的成分更多——智商和脑门挂钩实在牵强,但有人不嫌弃,还是让我释怀不少,不再那么介意。可是,当有人称赞说“大脑门”都聪明时,我依然会羞愧地低下头来,自己一切切实是个例外。当有人说“大脑门”天庭饱满是福相时,我羞愧的额头垂得更低。一直都在奔波劳碌,何来福气?怀孕时一直忐忑不安,生怕再生出来大脑门,还好,儿子更多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脑门正常,我如释重负。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听着这清晰可辨的歌声,我陆地想到:正是“江山是主人是客啊!”这条和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水江、巴拉河,景色依旧,更添姿容,而我已经年过七旬,迈进了老年门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

清水江啊静静地流,流去苦难流去愁,流来花瓣和歌声,流来幸福满山头……

刚进入夏天之后的某一天,家里室内微量的凉意,突然遭到了外来气流的冲击。那些凉意快速被挤向一边,我猜它们顺着墙根和门缝溜了。取而代之的热意,开始在各个房间里蒸腾,像个没礼貌的孩子,到别人家做客不老老实实在地,各个房间蹿腾。

我在书桌前感受到这股夏天的风,它们不需要开门迎接,也不屑于从缝隙里钻进来,它们具有无形的力量,可以穿透厚厚的真空玻璃——在它们这么干的时候,伸出手掌向窗玻璃贴过去,就可以一一把它们抓个正着。那也没办法,除了迅速收回被烫热的手掌,谁都对夏天的风无计可施。

夏天的风扇可以收拾夏天的风。风扇是夏天的天敌。这么说有点夸张,比如庞大如大象的夏天,风扇的能量小得像蚂蚁,但即便如此,风扇也是反对者和抵抗者,风扇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像堂吉珂德一样,与夏天的热不战不休。

夏天的热在室外可以猖狂,但在室内,多少都会给风扇一点面子。

在夏天的风试图穿透真空玻璃那样穿透我的

皮肤的时候,我非但没有反感,反而有点儿喜悦,因为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可以不用换衣服,短衣短裤塑料凉鞋,可以推开门就走了,这是只有在夏天才能体验到的爽快事情。

在喜悦的滋味于心头弥漫的时候,突然心里冒

出来个想法,要是我是名画家的话,就立刻找出张纸来,画一个风扇。这个风扇圆头圆脑的,像个可爱的小胖墩子,有着几枚亮晶晶的扇叶,扇叶上笼罩着一圈灰色的保护罩,扇叶和保护罩相互合作,它们打造的小空间里,仿佛有种魔力,热风钻了进去,转了几圈出来,就变成凉风了。

极少有画家,画像风扇这种现代的、插电的小玩意儿,画家们宁可画龙画虎画山画水,也不会画一个小家电。之所以我产生了要画一个风扇的念头,是因为需要它了,但一时又找不到。家里的地方小,往往到了夏末秋初,就会找个大的黑色垃圾袋,把风扇塞进去再把垃圾袋打个活

结,扔到某个角落里。懒得去找可以放在书桌上的小风扇,就只能打大风扇的主意。我家的每个房间,在装修的时候,都安装了吊扇灯。所谓吊扇灯,就是一个又圆又扁的灯,周围插着三五根翅子,用遥控器按一下,那三五根翅子就会旋转起来,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输送凉风。当然,说输送的是凉风,这个说法不科学,应该是加快室内空气的流动,快速带走身体的热量,让人感觉到凉快。

屋顶的吊扇,许多人童年记忆里都有,但后来有一二十年,人们纷纷住进了楼里,吊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华而不实的装饰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聪明的人类可以把照明灯和吊扇集成在一起。后来有一年我去巴厘岛旅行,住进的一家旅馆里,房顶就吊着这玩意儿,当下感到十分震惊,晚上这么吹着吊扇睡觉,太实用了,太有情怀,太容易让人想起童年了,当下便决定,以后自己家装修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装吊扇灯。

几年后,果然有了装修机会,去购物网站一搜,各种吊扇灯五花八门,什么木质扇叶的、钢质扇叶的,什么中式的、欧式的,应有尽有,还有一种是隐形扇叶的,用的时候可以收缩起来,用的时候按一下遥控器,它们就像蝴蝶展翅那样,神奇地把翅膀从胳膊窝里掏出来了。

我家屋顶吊扇的翅膀不用掏,它们一年到头都支棱着翅膀,我去卫生间用清水洗了毛巾,挨个地给吊扇的翅膀洗澡。洗得干干净净后,各个房间的吊扇逐个打开,再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各种穿堂风、穿窗风就快速流动起来,吹动面庞,吹动头发,衣袂飘飘……这样的时刻真开心啊。

人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寻找点这样的开心,没有的话就自己去制造点,一点乐子,有时候就能让人舒展身心,在狭小的房间里也如无边田野中。

抱愧的。后来,看到许佳老师也发表过批评意见,却有一段幽默的总结,让我很是感叹,她说:“我们中年人很摇摆,有时想指导年轻人,有时又想讨好年轻人。不怎么样年轻人相处如贾政,碰到这样事体,便只有拈髯点头不语,模样极为尴尬。全国甲卷作文考题,就有这么一副贾政面孔。”

用“我们”起头来自黑,这样既嘲人又自嘲,而且让人物形象与试题的面孔巧妙对接,作喻体的贾政就从眼前的试卷中热腾腾捞出来,思维跳脱灵活,一下子把我等不知天高地厚的批评者尴尬到了,这样的幽默,应该是很可以的吧?

幽默,生活的调味品。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恶嫂摧兰折玉 三娘咬脐生子 养子(设色纸本) 朱刚

畫朱戲剛

恶嫂摧兰折玉
三娘咬脐生子
养子(设色纸本) 朱刚

结,扔到某个角落里。懒得去找可以放在书桌上的小风扇,就只能打大风扇的主意。我家的每个房间,在装修的时候,都安装了吊扇灯。所谓吊扇灯,就是一个又圆又扁的灯,周围插着三五根翅子,用遥控器按一下,那三五根翅子就会旋转起来,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输送凉风。当然,说输送的是凉风,这个说法不科学,应该是加快室内空气的流动,快速带走身体的热量,让人感觉到凉快。

屋顶的吊扇,许多人童年记忆里都有,但后来有一二十年,人们纷纷住进了楼里,吊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华而不实的装饰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聪明的人类可以把照明灯和吊扇集成在一起。后来有一年我去巴厘岛旅行,住进的一家旅馆里,房顶就吊着这玩意儿,当下感到十分震惊,晚上这么吹着吊扇睡觉,太实用了,太有情怀,太容易让人想起童年了,当下便决定,以后自己家装修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装吊扇灯。

几年后,果然有了装修机会,去购物网站一搜,各种吊扇灯五花八门,什么木质扇叶的、钢质扇叶的,什么中式的、欧式的,应有尽有,还有一种是隐形扇叶的,用的时候可以收缩起来,用的时候按一下遥控器,它们就像蝴蝶展翅那样,神奇地把翅膀从胳膊窝里掏出来了。

我家屋顶吊扇的翅膀不用掏,它们一年到头都支棱着翅膀,我去卫生间用清水洗了毛巾,挨个地给吊扇的翅膀洗澡。洗得干干净净后,各个房间的吊扇逐个打开,再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各种穿堂风、穿窗风就快速流动起来,吹动面庞,吹动头发,衣袂飘飘……这样的时刻真开心啊。

人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寻找点这样的开心,没有的话就自己去制造点,一点乐子,有时候就能让人舒展身心,在狭小的房间里也如无边田野中。

抱愧的。后来,看到许佳老师也发表过批评意见,却有一段幽默的总结,让我很是感叹,她说:“我们中年人很摇摆,有时想指导年轻人,有时又想讨好年轻人。不怎么样年轻人相处如贾政,碰到这样事体,便只有拈髯点头不语,模样极为尴尬。全国甲卷作文考题,就有这么一副贾政面孔。”

用“我们”起头来自黑,这样既嘲人又自嘲,而且让人物形象与试题的面孔巧妙对接,作喻体的贾政就从眼前的试卷中热腾腾捞出来,思维跳脱灵活,一下子把我等不知天高地厚的批评者尴尬到了,这样的幽默,应该是很可以的吧?

幽默,生活的调味品。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抱愧的。后来,看到许佳老师也发表过批评意见,却有一段幽默的总结,让我很是感叹,她说:“我们中年人很摇摆,有时想指导年轻人,有时又想讨好年轻人。不怎么样年轻人相处如贾政,碰到这样事体,便只有拈髯点头不语,模样极为尴尬。全国甲卷作文考题,就有这么一副贾政面孔。”

用“我们”起头来自黑,这样既嘲人又自嘲,而且让人物形象与试题的面孔巧妙对接,作喻体的贾政就从眼前的试卷中热腾腾捞出来,思维跳脱灵活,一下子把我等不知天高地厚的批评者尴尬到了,这样的幽默,应该是很可以的吧?

幽默,生活的调味品。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抱愧的。后来,看到许佳老师也发表过批评意见,却有一段幽默的总结,让我很是感叹,她说:“我们中年人很摇摆,有时想指导年轻人,有时又想讨好年轻人。不怎么样年轻人相处如贾政,碰到这样事体,便只有拈髯点头不语,模样极为尴尬。全国甲卷作文考题,就有这么一副贾政面孔。”

用“我们”起头来自黑,这样既嘲人又自嘲,而且让人物形象与试题的面孔巧妙对接,作喻体的贾政就从眼前的试卷中热腾腾捞出来,思维跳脱灵活,一下子把我等不知天高地厚的批评者尴尬到了,这样的幽默,应该是很可以的吧?

幽默,生活的调味品。明日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抱愧的。后来,看到许佳老师也发表过批评意见,却有一段幽默的总结,让我很是感叹,她说:“我们中年人很摇摆,有时想指导年轻人,有时又想讨好年轻人。不怎么样年轻人相处如贾政,碰到这样事体,便只有拈髯点头不语,模样极为尴尬。全国甲卷作文考题,就有这么一副贾政面孔。”